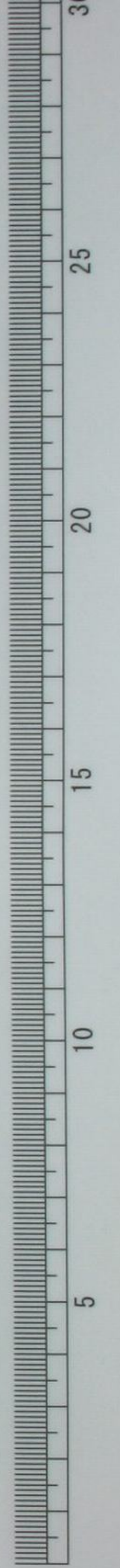




謝選拾遺

三

413
1017
3



13
1017
3

謝選拾遺卷之四

大正十五年二月
花房仙文氏寄贈
道字集

賴襄子成選

平淮西碑

昌黎

昌黎畢生大手筆
事實為此篇試想
其受詔運思先下
一筆如何著語看
他開口唱起一天
字次以一唐字起
勢叙出何等眼孔
何等手腕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
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固有內外悉主悉臣高
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躋休養生息至於玄宗受
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肅宗代宗德
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憲適去稂莠不孳相臣將臣文
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為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羣
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

謝選拾遺

卷四

作碑文不可不叙
當時諸將姓名部

在子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於郊廟羣臣震懼奔走
率職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
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貝衛澶相無不從志皇帝
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
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
劫皇帝歷問於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於
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
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
為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
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况一二臣同不為無助曰

署兵數今乃借憲
宗口中呼出歷歷
一個不漏故不見
堆疊碎瑣之病而
愈繁愈雜又描寫
憲宗英風鬚眉畢
動非必擬虞書命
官也

數次呼度非是歸
重晉公以此錯綜
作波瀾文勢乃不
板

光顏汝為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鄆陽三軍之在行
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
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
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
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於壽者汝
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鄧隨各
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
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以其節都
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
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飢以既厥事遂生

謝選拾遺

卷四

二

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
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
史予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
用樂顏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
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
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
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
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益用命元
濟盡并其衆洄曲以備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
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

愬專戰功晉公袖
手享之屢見之叙
次中明白如此當
時何因憤懣

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
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
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為兵願歸為農者
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冊功弘加侍中愬為左僕
射帥山南東道顏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
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
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
以其副總為工部尚書領蔡任既還奏羣臣請紀聖
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
曰

通篇歸功於皇帝
真得休得實也

文先呼天次呼唐
而詩先呼唐次呼
天錯綜得妙

子家與文中子有
家皆唐字針線

天誅終天字線索
而篇末曰天子天
子是合維天唐兩
項為一也

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玄宗
崇極而圯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
有不能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
為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嶽狩百隸怠官事亡其舊
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蜀
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為強
提兵叫讎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奸隣陰遣刺客
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
帝為不聞與神為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勅顏胤
勳武古通咸統於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

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既翦陵雲
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郢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
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
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
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額額蔡城其疆千里既入而有
莫不順侯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
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饑
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
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盱而起
左餐右粥為之擇人以收餘備選吏賜牛教而不稅

射吳合遺

卷四

四

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為蔡人有言
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
孰為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強不支
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
淮蔡為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饑天子活之始議伐蔡
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
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
坐以治之

張中丞傳後叙

昌黎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

連呼天子至末點
出明斷韓公本意
如揭不獨臣子之
言當然其實如此
非諛也

叙議夾雜而風神
益道不摹史遷而

得史遷神髓恨不
倩此筆作一部唐
史

書得李翰所為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
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
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
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
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
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
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
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
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
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

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媿耻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耶？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充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

犬聲一鳴，蔡眾口而奪其氣，見此逆亂設淫辭，數句罵得痛快，是韓公本色。比史遷更覺生

是等處直逼史遷

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已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

根上議論中擁兵
坐觀來叙議渾融
得休

雜已所見聞言之
致有俯仰感慨之
致吾知李翰傳平
平直叙必無是等
風神不獨其筆力
懸絕

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
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
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雲
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
寺浮圖矢著其上輒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
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
城陷賊以及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
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
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
藉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藉

以字恐衍

大歷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
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藉時尚少粗問巡
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
漢書謂嵩曰何為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
讀不過三遍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
一字嵩驚以為巡偶熟此卷因剗抽他帙以試無不
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
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
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
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

高人物者馮畢點
晴此即其法

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
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
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
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為兄死時年
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
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為所殺嵩無子張
藉云

藍田縣丞廳壁記

昌黎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
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偏例以嫌不可否事文

主簿尉云云是却
似太史公口吻

敘事是昌黎獨擅
處史漢亦無此也

此文在記文中前
無古人後無來者
不如何以為昌
黎

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
鴈驚行以進平立睨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
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
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諺數慢必曰丞至以相
訾訾丞之設豈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
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
京師再進再屈於人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
黜官再轉而為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
塞責既噤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
丞負余則盡枿去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為之丞

謝巽拾遺

卷四

書前任人名氏大是有情

寫出絕悶絕不平之意耳

通篇以叙事為議論襟雅濃厚其氣味色態並逼西漢歐蘇曾王夢想所不及也

昌黎是等處當時所觀而叙之以儀禮句法高於太史公一等矣

廳故有記壞漏污不可讀斯立易桶與瓦墁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水泐泐循除鳴斯立痛掃溉對樹二松日哦其間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

送鄭尚書序

昌黎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為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賀以為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鞬迎郊及既至

如學西京畢竟是這老本色非如明人句句摹擬也

鄭權當以此文當座右箴有用之文不可文章家言視之

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為者大府與之為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颿風一日踔數千里漫瀾不見蹤跡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以待將吏撞搪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踈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斲乃

始諷其不可失休
面次諷其不可苛
細終諷其勿敗於
貨蓋皆鄭項門一
錢

止其海外雜國若耽浮羅流求毛人夷賣之州林邑
扶南真臘于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
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
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癘毒之
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
可勝用故選帥常重于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
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
尚書鄭公為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
嘗以節鎮襄陽又帥滄景德棣歷河南尹華州刺史
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為金吾將軍散騎常待工部

到底不著一句議
論而大議論在其
中來人所不能辨
沈云古與錯綜法
度亦極嚴整
沈評未允當曰古
權藻雅味厚色濃

雖不如昌黎張巡
傳後叙然亦足雁
行耳

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
而能貧為仁者不富之效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
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為詩以美朝政以
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
歸疾也

段太尉逸事狀

柳州

太尉始為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
晞為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無賴邠
人偷嗜暴惡者率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
問日羣行丐取于市不曛輒奮擊折人手足推金高

甕盎盈道上，把臂徐去，至撞殺孕婦人，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分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為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侯命某者，能為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酒流溝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槊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



東景文唐書刪去下吾字遂為千古
 嘆柄夫劉昫文猶可刪柳宗元寧可
 刪乎景文可謂沒眼目鈍漢也
 暴字劉字罪字皆用頂針法以狀拉雜峻急語氣是史記法

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大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嫗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為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勲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為暴，暴且亂，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

甚大願奉軍以從。顧此左右曰：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死。太尉曰：吾未晡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旦日來，遂卧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為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謨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謨。謨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且飢死，無以償。即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異，使人來諭謨。謨盛怒，召農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

死。輿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謨，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野如赭，人且飢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不耻。凡為人傲天，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對天地？尚不媿奴隸耶？謨雖暴抗，然聞言則大媿，流汗不能食，曰：我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

過岐朱泚幸致貨幣慎勿納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百疋太尉壻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策以如司農治事堂樓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其故封識具存元和九年月日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外宗元謹上史館今之稱太尉太節者出入以為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嘗出入岐周邠獫狁間過真定北上馬嶺歷亭鄆堡戍竊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為人姁姁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

今之稱太尉以下似一篇贊評

至此馮其平生狀貌言語如太史公

留侯傳李廣傳皆於贊中寓其形貌柳州可謂善學古人者也

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會州刺史崔公來言信行直備得太尉遺事覆校無疑或恐尚逸墜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謹狀

三戒并序

柳州

吾恒惡世之人不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勢以于非其類出技以怒強竊時以肆暴然卒迫于禍有客譚麋驢鼠二物似其事作三戒

臨江之麋

臨江之人改得麋麋畜之入門羣犬垂涎揚尾皆來

其人怒沮之，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積久，犬皆如人意。麋麇稍大，忘已之麋也，以為犬良我友，抵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然時啖其舌，三年麋出門，見外犬在道甚衆，走欲與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藉道上，麋至死不悟。

黔之驢

黔無驢，有好事者，舩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危然大物也，以為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愬愬然莫相知。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為且噬

已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嚙，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噫，形之危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為，悲夫。

永某氏之鼠

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異甚，以為已生歲直子，鼠子神也，因愛鼠，不畜貓犬，禁僮勿擊鼠，倉廩庖厨，悉以恣鼠，不問。由是鼠相告，皆來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完器，椀無完衣，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晝累累與

入魚行夜則竊齧鬪暴其聲萬狀不可以寢而終不厭數歲某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鼠為態如故其人曰是陰類惡物也盜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猫闔門撤瓦灌穴購僮羅捕之殺鼠如邱弃之隱處臭數月乃已嗚呼彼以其飽食無禍為可恒也哉

種樹郭橐駝傳

柳州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為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

備老大勝梓人傳與捕蛇者說伯仲之間也叙名所由駝聞之曰云云乃借此為波瀾也

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一句妙

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倣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能有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

駝曰我知種樹而已得此句便不平不然則與梓人傳同一模樣

學莊子庖丁解牛一段結法然不如捕蛇者結處

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獲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殫饗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謝選拾遺卷之四

謝選拾遺

卷四

十一

謝選拾遺卷之五

未字集

死節傳

賴襄子成選

六一

語曰世亂識忠臣誠哉五代之際不可以為無人吾得全節之士三人焉作死節傳

王彥章字子明鄆州壽昌人也少為軍卒事梁太祖為開封府押衙左親從指揮使行營先鋒馬軍使末帝即位遷濮州刺史又徙澶州刺史彥章為人驍勇有力能跣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鐵鎗騎而馳突奮疾如飛而他人莫能舉也軍中號王鐵鎗梁晉爭天下

言 卷五
為勁敵獨彥章心常輕晉王謂人曰亞次鬪雞小兒耳何足懼哉梁分魏相六州為兩鎮懼魏軍不從遣彥章將五百騎入魏屯金波亭以虞變魏軍果亂夜攻彥章彥章南走魏人降晉晉軍攻破澶州虜彥章妻子歸之大原賜以第宅供給甚備間遣使者招彥章彥章斬其使者以自絕然晉人畏彥章之在梁也必欲招致之待其妻子愈厚自梁失魏博與晉夾河而軍彥章常為先鋒遷汝鄭二州防禦使匡國軍節度使北面行營副招討使又徙宣義軍節度使是時晉已盡有河北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為兩城

號夾寨而梁末帝昏亂小人趙巖張漢傑等用事大臣宿將多被讒間彥章雖為招討副使而謀不見用龍德三年夏晉取鄆州梁人大恐宰相敬翔顧事急以繩內靴中入見末帝泣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為不肖所謀無不用今疆敵未滅陛下棄忽臣言臣身不用不如死乃引繩將自經末帝使人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彥章不可末帝乃召彥章為招討使以段凝為副末帝問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失笑彥章受命而出馳兩日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揚村命甲士六百人皆持巨斧載冶者

言通志卷五
具鞬炭乘流而下彥章會飲酒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數千沿河以趨德勝舟兵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蓋三日矣是時莊宗在魏以朱守殷守夾寨聞彥章為招討使驚曰彥章驍勇吾嘗避其鋒非守殷敵也然彥章兵少利於速戰必急攻我南城即馳騎救之行三十里而得夾寨報者曰彥章兵已至此至而南城破矣莊宗徹北城為柵下揚劉與彥章俱浮于河各行一岸每舟柵相及輒戰一日數十接彥章至揚劉攻之幾下晉人築壘博州東岸彥章引兵攻之不克還

擊揚劉戰敗是時段凝已有異志與趙巖張漢傑交通彥章素剛憤梁日削而嫉巖等所為嘗謂人曰俟吾破賊還誅姦臣以謝天下巖等聞之懼與凝叶力傾之其破南城也彥章與凝各為捷書以聞凝遣人告巖等匿彥章書而上已書末帝初疑其事已而使者至軍獨賜勞凝而不及彥章軍士皆失色及揚劉之敗也凝乃上書言彥章使酒輕敵而至於敗趙巖等從中日夜毀之乃罷彥章以疑為招討使彥章馳至京師入見以笏畫地自陳勝敗之迹巖等諷有司劾彥章不恭勒還第唐兵攻兗州末帝召彥章使守

屬東路。是時梁之勝兵皆屬段凝。京師祇有保鑾五百騎。皆新募之兵。不可用。乃以屬彥章。而以張漢傑監之。彥章至遞坊。以兵少戰敗。保中都。又敗。與其牙兵百餘騎死戰。唐將夏魯奇素與彥章善。識其語音。曰。王鐵鎗也。舉稍刺之。彥章傷重。馬踏被擒。莊宗見之曰。爾常以孺子待我。今日服乎。又曰。爾善戰者。何不守兗州。而守中都。中都無壁壘。何以自固。彥章對曰。大事已去。非人力可為。莊宗惻然。賜藥以封其創。彥章武人。不知書。常為俚語。謂人曰。狗死留皮。人死留名。其於忠義。蓋天性也。莊宗愛其驍勇。欲全活之。

使人慰諭彥章。彥章謝曰。臣與陛下血戰十四年。今兵敗力窮。不死何待。且臣受梁恩。非死不能報。豈有朝事梁而暮事晉。生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莊宗又遣明宗往諭之。彥章病創。卧不能起。仰顧明宗。呼其小字曰。汝非邈佶烈乎。我豈苟活者。遂見殺。年六十一。晉高祖時。追贈彥章太師。與彥章同時有裴約者。潞州之牙將也。莊宗以李嗣昭為昭義軍節度使。約以裨將守澤州。嗣昭卒。其子繼韜以澤潞叛。降于梁。約召其州人。泣而諭曰。吾事故使二十餘年。見其分財饗士。欲報梁仇。不幸早世。今郎君父喪未葬。違背

君親吾能死于此不能從以歸梁也衆皆感泣梁遣董璋率兵圍之約與州人拒守求救於莊宗是時莊宗方與梁人戰河上而已建大號聞繼韜叛降梁頗有憂色及聞約獨不叛喜曰吾於繼韜何薄於約何厚而約能分逆順耶顧符存審曰吾不惜澤州與梁一州易得約難得也爾識機便為我取約來存審以五千騎馳至遼州而梁兵已破澤州約見殺至周世宗時又有劉仁贍者焉仁贍字守惠彭城人也父金事揚行密為濠滁二州刺史以驍勇知名仁贍為將輕財重士法令嚴肅少略通兵書事南唐為左監門

衛將軍黃袁二州刺史所至稱治李景使掌親軍以為武昌軍節度使周師征淮先遣李穀攻自壽春景遣將劉彥貞拒周兵以仁贍為清淮軍節度使鎮壽州李穀退守正楊浮橋彥貞見周兵之却意其怯急追之仁贍以為不可彥貞不聽仁贍獨按兵城守彥貞果敗於正楊世宗攻壽州圍之數重以方舟載礮自淝河中流擊其城又東巨竹數十萬竿上施版屋號竹龍載甲士以攻之又決其水砦入于淝河攻之百端自正月至于四月不能下而歲大暑霖雨彌旬周兵營寨水深數尺淮淝暴漲礮舟竹龍皆飄南岸

為景兵所焚，周兵多死。世宗東趨濠梁，以李重進為廬壽州都招討使。景亦遣其元帥齊王景達等，列砦紫金山下，為夾道以屬城中。而重進與張求德兩軍相疑不協，仁贍屢請出戰，景達不許。由是憤惋成疾。明年正月，世宗復至淮上，盡破紫金山砦，壞其夾道。景兵大敗，諸將往往見擒，而景之守將廣陵馮延魯、光州張紹、舒州周祚、泰州方訥、泗州范再遇等，或走或降，皆不能守。雖景君臣亦皆震懾，奉表稱臣，願割土地輸貢賦，以効誠款。而仁贍獨堅守不可下。世宗使景所遣使者孫晟等至城下示之，仁贍子崇諫幸

其父病，謀與諸將出降。仁贍立命斬之，監軍使周廷構哭于中門救之，不得。於是士卒皆感泣，願以死守。三月，仁贍病甚，已不知人。其副使孫羽詐為仁贍書，以城降。世宗命舁仁贍至帳前，嘆嗟久之，賜玉帶御馬。復使入城養病，是日卒。制曰：劉仁贍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可比。予之南伐，得爾為多。乃拜仁贍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天平軍節度使。仁贍不能受命而卒，年五十八。世宗遣使弔祭，喪事官給。追封彭城郡王，以其子崇贛為懷州刺史，賜莊宅各一區。李景聞仁贍卒，亦贈太師，壽州故治壽春。世宗以

其難尅遂徙城下蔡而復其軍曰忠正軍曰吾以旌仁贍之節也

嗚呼天下惡梁久矣然士之不幸而生其時者不為之臣可也其食人之祿者必死人之事如彥章者可謂得其死哉仁贍既殺其子以自明矣豈有垂死而變節者乎今周世宗實錄載仁贍降書蓋其副使孫羽等所為也當世宗時王環為蜀守秦州攻之久不下其後力屈而降世宗頗嗟其忠然止以為大將軍視世宗待二人之薄厚而考其制書乃知仁贍非降者也自古忠臣義士之難得也五代之亂三人者或

出于偽國之臣可勝嘆哉可勝嘆哉

周德威傳

六一

周德威字鎮遠朔州馬邑人也為人勇而多智能望塵以知敵數其狀貌雄偉笑不改容人見之凜如也事晉王為騎將稍遷鐵林軍使從破王行瑜以功遷內衙指揮使其小字陽五當晉梁之際周陽五之勇聞天下梁軍圍晉太原令軍中曰能生得周陽王者為刺史有驍將陳章者號陳野叉常乘白馬被朱甲以自異出入陣中求周陽五欲必生致之晉王戒德威曰陳野叉欲得汝以求刺史見白馬朱甲者宜善

備之德威笑曰陳章好大言耳安知刺史非臣作邪因戒其部兵曰見白馬朱甲者當佯走以避之兩軍皆陣德威微服雜卒伍中陳章出挑戰兵始交德威部下見白馬朱甲者因退走章果奮稍急追之德威伺章已過揮鐵鎚擊之中章墮馬遂生擒之梁攻燕晉遣德威將五萬人為燕攻梁取潞州遷代州刺史內外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梁軍捨燕攻潞圍以夾城潞州守將李嗣昭閉城拒守而德威與梁軍相持於外踰年嗣昭與德威素有隙晉王病且革語莊宗曰梁軍圍潞而德威與嗣昭有隙吾甚憂之王喪在

殞莊宗新立殺其叔父克寧國中未定而晉之重兵悉屬德威于外晉人皆恐莊宗使人以喪及克寧之難告德威且召其軍德威聞命即日還軍太原留其兵城外徒步而入伏梓宮前慟哭幾絕晉人乃安遂從莊宗復擊梁軍破夾城與李嗣昭歡如初以破夾城功拜振武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祐七年秋梁遣王景仁將魏滑汴宋等兵七萬人擊趙趙王王鎔乞師于晉晉遣德威先屯趙州冬梁軍至于栢鄉趙人告急莊宗自將出贊皇會德威于石橋進距栢鄉五里營于野河北晉兵少而景仁所將神威龍

讓拱宸等軍皆梁精兵人馬鎧甲飾以組繡金銀其
光耀日晉軍望之色動德威勉其衆曰此汴宋傭販
兒徒飾其外耳其中不足懼也其一甲之直數十千
得之適足為吾資無徒望而愛之當勉以往取也退
而告莊宗曰梁兵甚銳未可與爭宜少退以待之莊
宗曰吾提孤軍出千里其利速戰今不乘勢急擊之
使敵知吾之衆寡則吾無所施矣德威曰不然趙人
能城守而不能野戰吾之取勝利在騎兵平川廣野
騎兵之所長也今吾軍於河上迫賊營門非吾用長
之地也莊宗不悅退卧帳中諸將無敢入見德威謂

監軍張承業曰王怒老兵不速戰者非怯也且吾兵
少而臨賊營門所恃者一水隔耳使梁得舟楫渡河
吾無類矣不如退軍鄆邑誘敵出營擾而勞之可以
策勝也承業入言曰德威老將知兵願無忽其言莊
宗遽起曰吾方思之耳已而德威獲梁游兵問景仁
何為曰治舟數百將以為浮梁德威引與俱見莊宗
笑曰果如公所料乃退軍鄆邑德威晨遣三百騎叩
梁營挑戰自以勁兵三千繼之景仁怒悉其軍以出
與德威轉鬪數十里至于鄆南兩軍皆陣梁軍橫亘
六七里汴宋之軍居西魏滑之軍居東莊宗策馬登

高望而喜曰平原淺草可前可却真吾之勝地乃使人告德威曰吾當為公先公繼可進德威持馬諫曰梁軍輕出而遠來與吾轉戰其來必不暇齎糧糗縱其能齎亦不暇食不及日午人馬俱饑因其將退而擊之勝諸將亦皆以為然至未申時梁軍東偏塵起德威鼓譟而進麾其西偏曰魏滑軍走矣又麾其東偏曰梁軍走矣梁軍動不可復整乃皆走遂大敗自鄆追至于栢鄉橫屍數十里景仁以十餘騎僅而免自梁與晉爭凡數十戰其大敗未嘗如此劉守光僭號於燕晉遣德威將兵三萬出飛狐以擊之德威入

祁溝關取涿州遂圍守光於幽州破其外城守光閉門距守而晉軍盡下燕諸州縣獨幽州不下圍之踰年乃破之以功拜盧龍軍節度使德威雖為大將而常身與士卒馳騁於矢石之間守光驍將單廷珪望見德威於陣曰此周陽五也乃挺槍馳騎追之德威佯走度廷珪垂及側身少却廷珪馬方馳不可止縱其少過奮槌擊之廷珪墜馬遂見擒莊宗與劉鄩相持于魏鄩夜潛軍出黃澤關以襲太原德威自幽州以千騎入土門以躡之鄩至樂平遇雨不得進而還德威與鄩俱東爭趨臨清臨清有積粟且晉軍餉道

言是木遺 卷五 十
也。德威先馳，據之以故。莊宗卒能困邠軍而敗之。莊宗勇而好戰，尤銳於見敵。德威老將，常務持重，以挫人之鋒。故其用兵，常伺敵之隙以取勝。十五年，德威將燕兵三萬人，與鎮定等軍從莊宗于河上。自麻家渡進軍臨濮，以趨汴州。軍宿胡柳陂，黎明候騎報曰：「梁軍至矣。」莊宗問戰於德威，德威對曰：「此去汴宋，信宿而近。梁軍父母妻子皆在其中，而梁人家國繫此一舉。吾以深入之兵，當其必死之戰，可以計勝而難與力爭也。且吾軍先至此，糧爨具而營柵完，是謂以逸待勞之師也。」王直接軍無動，而臣請以騎軍擾之。



使其營柵不得成，樵爨不暇給，因其勞乏而乘之，可以勝也。莊宗曰：「吾軍河上，終日俟敵，今見敵不擊，復何為乎？」願李存審曰：「公以輜重先，吾為公殿，遂督軍而出。」德威謂其子曰：「吾不知死所矣。」前遇梁軍而陣，王軍居中，鎮定之軍居左，德威之軍居右，而輜重次右之西。兵已接，莊宗率銀槍軍馳入梁陣，梁軍小敗，犯晉輜重。輜重見梁朱旗，皆驚走入。德威軍、德威軍亂，梁軍乘之。德威父子皆戰死。莊宗與諸將相持而哭曰：「吾不聽老將之言，而使其父子至此。」莊宗即位，贈德威太師。明宗時加贈太尉，配享莊宗廟。晉高祖

追封德威燕王子光輔官至刺史

伶官傳叙論

六一

錦囊三矢是口碑
俗說不得出之本
紀而不出可惜故
不得已而見於伶
人傳中遂膾炙千
古人口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
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
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
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
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
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
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繫燕
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大廟還矢先王而告

歐公議論每不直
說破作俯仰低回
之態所以又態矯
旋史中論贊尤須
用此体使三蘇做
之必張瞻明目一
語喝破而已

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讐已滅天下已
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
離散君臣相觀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
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
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
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
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
國滅為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于
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

王彥章畫像記

六一

與昌黎張巡傳叙
一派而面目皆換
彼叙議截然兩斷
此叙議渾融如斷
如續則又得子長
骨法

一頓然後洗滌妙

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昌人也事梁為宣
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於鄭州之管城晉天福二
年始贈太師公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
為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後常與晉戰
屢困莊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
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皆怒而有怠心而梁亦盡
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不
少屈懈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既死而梁亦亡矣悲
夫五代終始纔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而八
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汗其身得全其節者

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豹死
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予於
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於公傳未嘗不感憤
歎息惜乎舊史殘略不能備公之事康定元年予以
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睿所錄家傳頗
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翔怒末帝不
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為御史彈
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無之
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公之是時梁
兵盡屬段凝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鑾五百人

得此一段考據見
文非徒作讀之覺
有精神

之鄆州以力寡敗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者亦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出奇何其神哉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予嘗獨持用奇取勝之議而歎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以為狂或忽若不聞雖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於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為計者

沈云挿入自己用奇取勝在內文家用拓用縱法多斷忽續筆法如游龍沈評妙妙先獲我心

沈云勒歸本傳求住即以引起下文沈評得肯綮

畫已百餘年云云是雖似泛語大有風韻

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為非拘牽常算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象而拜焉歲久磨滅隱隱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真也公尤善用槍當時號玉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童兒牧豎皆知玉鐵槍之為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畫已百餘年矣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死者不繫乎畫之存不存也而予尤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耳讀

憑吊古跡多悽愴
悲深之意而此文
叙本朝創業之始
畫出北宋全盛氣
象如紙上有瑞雲
祥烟是古今一種
出色文字

其書尚想乎其人况得拜其像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畫既完因書予所得者于後而歸其人使藏之

豐樂亭記

六一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滂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為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滁於五代于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

公之為人宏壯而
敦厚故其文章類
之其宏壯可及其
敦厚不可及是東
坡所以有遜色

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為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畝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閑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

芳而陰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
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為
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
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
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方山子傳

東坡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為人閭里
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
不遇晚乃遜於光黃間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
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

東坡自謂賦雖能
言語於史事不是
當行家後人亦服
其議論不稱敘事
然如此一傳所謂
得龍門神髓矣
少時云云伏案
筆墨滿酒處是其
本色非故意摸史

遷者

不先點姓名結構
奇處全在於此

此段文之中推得
此前後皆有生色

而豈山中之人哉
是於翁常調然以

著帽方屋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
方山子余謫居於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
人陳慥季常也何為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
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
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
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
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
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
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
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

此句混融叙議如
伯夷傳因之觀此
也怨邪非邪蓋神合

支如游龍在雲中
乍現乍隱窅不露
全身所以為妙

哉然方山子世有勲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
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
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
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徃徃陽狂垢汙
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與

謝選拾遺卷之五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9940